

说“燕支”

周裕锴

在四川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,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发表论文《王昭君变文考》。文中第四部分讨论《王昭君变文》“巧用唐人诗篇”的问题。其中提及“烟脂(焉支)山上愁今日,红粉楼前念昔年”二句,当脱胎于杜审言的《赠苏绾书记》诗:“红粉楼中应计日,燕支山下莫经年。”又说暗用李白《捣衣篇》“君边云拥青丝骑,妾处苔生红粉楼”之句。金文进一步指出,《王昭君变文》用原诗处理得相当巧妙,杜审言的诗中“红粉楼中应计日”是苏绾的妻子或心爱的女人,“燕支山下莫经年”是对苏绾的期待。《王昭君变文》却反用之,“焉支山上愁今日”的是王昭君,而“红粉楼前念昔年”的是汉元帝。

我在会上讨论时曾向金文京教授讨教,认为“烟脂(焉支)”或“燕支”都是“胭脂”的同音假借。胭脂是颜色字,红粉也是颜色字,所以“燕支山”和“红粉楼”正好形成对仗。这就是近体诗对仗中所常用同音假借的“假对”手法。

会后仔细一想,其实我的说法并不十分妥当,这是因为“燕支”本身就是指粉红色的颜料,作化妆用,是胭脂的另一种写法,不必看作“假对”。换句话说,“燕支”是 yān zhī 这个读音的记音汉字, yān zhī 当为匈奴语,还可记音为“胭脂”、“燕脂”、“臙脂”、“烟支”、“胭脂”,甚至如《王昭君变文》中的“烟脂”、“焉支”。而这种同音多字的现象,正是外来词的特点。

“燕支”最早是一种草本植物的名称,又名“红蓝”,因为其花红色,其叶似蓝。花可用作妇女的化妆品。晋崔豹《古今注》卷下《草木》:

燕支,叶似蓟,花似蒲公英,出西方,土人以染,名为燕支。中国人谓之红蓝,以染粉为面色,谓为燕支粉。今人以重绛为燕支,非燕支花所染也。燕支花所染白为红蓝尔。旧谓赤白之间为红,即今所谓红蓝也。

“燕支”是西方土人(即匈奴人)对红蓝的称呼,显然是外来语。按照崔豹的说法,晋以前的“旧谓”,燕支是“赤白之间”的一种红色,按赤与白混合调色,应该相当于今天的粉红色或玫瑰色。而晋代的“今人”则把燕支看成是“重绛”色,即深红色。燕支由一种草制为妇女用的面部化妆品,并进而代指一种颜色。比如杜甫《曲江对雨》:“林花着雨燕支湿,水荇牵风翠带长。”黄庭坚《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》:“端正楼空春昼永,小桃犹学淡燕支。”都采用拟人化手法,把粉红色的花朵比作女人面部的燕支粉,或“湿”或“淡”。“人面桃花”的故事,大概就是由燕支的拟人双关构想出来的吧。

燕支由西域引进,带来中国古代妇女面部化妆品的革命。宋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七“胭脂”条对此有讨论:

古者妇人妆饰,欲红则涂朱,欲白则傅粉,故曰“施朱太红,施粉太白”。此时未有胭脂故,但施朱为红也。胭脂出自边地。习凿齿《与燕王书》云:“山下有红蓝,足下先知否?……想足下亦不先作此读《汉书》也。”按习氏此言,则是采蓝花以为烟支,法本出自边地,其已审矣。习氏所指之山,即天山也,盖呼天为祁连故也。

在燕支传入中国之前,妇女脸上只能涂朱傅粉,要么太红,要么太白,很难调配。所以宋玉在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感叹“东家之子”美得恰到好处,“着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”,人工妆饰反倒会破坏天生丽质。而燕支色正好介于“赤白之间”,可以避免“太白”、“太赤”的审美缺陷。使用燕支粉的妇女便可“涂脂抹粉”,进而搔首弄姿了。后世所谓“脂粉气”,便是“胭脂粉”化妆品革命所营造出来的独特的中国旧式女性气质。

不过程大昌猜测习凿齿所指之山是天山,即祁连山,却不太准确。

因为产红蓝之山,其实是焉支山,为匈奴故地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:“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,过焉支山千余里,击匈奴。”张守节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:“焉支山,一名删丹山,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。”又引《西河故事》云:“匈奴失祁连、焉支二山,乃歌曰:‘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,使我妇女无颜色。’其愍惜乃如此。”由歌辞可知,祁连山应是匈奴的畜牧基地,水草丰茂;而焉支山则应是匈奴的妇女化妆品原料基地,是产燕支的地方。所以失去焉支山,匈奴妇女便没有面颊施粉的东西了。关于这一点,后世笔记多有记载,《苕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四十引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云:

盖北方有焉支山,山多作红蓝,北人采其花染绯,取其英鲜者作胭脂,妇人妆时,用作颊色,殊鲜明可爱。

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卷七有类似的说法。这种说法坐实了习凿齿所指之山。此处所说的“北人”,应当是泛指北方游牧民族。而焉支山,在唐诗中常写作“燕支山”,乃是因盛产燕支而得名。

对于匈奴妇女来说,燕支是必不可少的化妆品。由于它在匈奴人生活中如此重要,以至于成为标识匈奴贵族妇女身份的符号和卷标。匈奴首领单于的妻子号阏氏,读音 yān zhī,就正是与燕支鲜艳的颜色有关。唐段公路《北户录》卷三引晋习凿齿《与谢侍中书》曰:

此有红蓝,足下先知之否?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绯黄,掇其上英鲜者作燕支,妇人妆时用作颊色。作此法,大如小豆许,而按令扁,色殊鲜明可爱。吾小时再三过见燕支,今日始睹红蓝耳。后当为足下致其种。匈奴名妻阏氏,言可爱如燕支也。阏字音燕,氏字音支。想足下亦先作此读《汉书》也。

这里所引《与谢侍中书》其实与程大昌所引《与燕王书》是同一文本,而文字略异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唐司马贞《索隐》亦作“习凿齿与燕王书”。匈奴之妻最可爱之处是其脸蛋,而其脸蛋之所以可爱,就是因为擦了燕支,红扑扑的。正如王洛宾民歌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所唱:“你那粉红的小脸,就像红太阳。”按照文学修辞的原则,以局部借代全体,于是匈奴妇女脸上的燕支便被当做单于妻子的雅号。为了和化妆

品的燕支区别开来,便写作汉字“阏氏”,以符合汉人称妇女为“某某氏”的习惯。然而尽管字形上有了“氏”字,而“阏氏”仍保留着“燕支”的读音。

关于“阏氏”在匈奴中的身份问题,到底是单于之妻,还是单于之妾,史上也有争议。唐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卷五指出:

阏氏,习凿齿《与谢安石书》云:“匈奴名妾为阏氏,言可爱如烟支也。……”按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,谓单于正妻曰阏氏,犹中国言皇后尔。旧读音焉氏,此盖北翟之言,自有意义,未可得而详也。若谓色象烟支,便以立称者,则单于之女谓之居次,复比何物。且阏氏妻号,非妾之名,未知习生何所凭据,自谓解释。

然而,考诸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颜师古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。例如,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:“单于有太子名冒顿,后有所爱阏氏,生少子,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。”太子冒顿应该是单于正妻所生,而后来单于又有所爱阏氏生少子,那么这个阏氏至少不是原配的正妻,是后妻或是宠妃。又《匈奴列传》称东胡强盛,“乃使使谓冒顿,欲得单于一阏氏”。冒顿“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”。从“一阏氏”的说法来看,单于身边的阏氏不止一个。而“所爱阏氏”的说法,也表明阏氏是指单于身边的女人,并不一定是正妻。倘若是正妻或皇后的话,单于再怎么慷慨也不至于送给东胡吧。又据《汉书·金日磾传》,金日磾之父是匈奴的休屠王,“单于怨昆邪、休屠居西方,多为汉所破,召其王欲诛之。昆邪、休屠恐,谋降汉。休屠王后悔,昆邪王杀之,并将其众,降汉,封昆邪王为列侯。日磾以父不降见杀,与母阏氏、弟伦俱没入官,输黄门养马”。金日磾的母亲是休屠王的妻子,并非单于正妻,也称阏氏。此外,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里还有“赐单于母及诸阏氏、单于子及左右贤王、左右谷蠡王、骨都侯有功善者缿彩合万匹”的说法,这也证明单于的阏氏为数虽不至于像汉皇的三宫六院,但也应有一群。可见,阏氏应该是匈奴单于正妻及诸宠妃乃至各王妃的通称。而这一通称的来历,应该与化妆品“燕支”有关,大约匈奴贵族妇女比他人更享有使用燕支的特权,因此以之为号。

众所周知,王昭君嫁到匈奴,成为呼韩邪单于的阏氏。再来看《王昭君变文》里的“烟毡(焉支)山上愁今日,红粉楼前念昔年”二句诗,所写的是此时此刻,昭君来到焉支山上,身处异国他乡,想到昔年在汉宫红粉楼前的情景,不由得悲从中来。金文京教授说“红粉楼前念昔年”是指汉元帝,恐怕对诗意有所误解。

“焉支山”这一地名的使用很有意思,按理说王昭君与匈奴和亲是向北,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,而焉支山却是在今甘肃河西走廊山丹县,青冢和焉支山不在一条路线上。《变文》选用焉支山,纯粹是为了文学的修辞,为了象征和隐喻以及词汇的色彩感。之所以用“焉支山”来写昭君此刻所居之地,是因为它不仅是匈奴最富有历史意味的地名,而且焉支的读音也同时暗示女性的“胭脂”粉以及王昭君的“阏氏”身份。焉支山上之今日与红粉楼前之昔年,不仅是空间和时间的转换,而且包含着文化习俗和身份的转换,胡地的燕支取代了汉宫的红粉,匈奴的阏氏取代了汉帝的明妃,这也许是二句诗中比纯形式的“假对”所更具有的深刻的文学意蕴吧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)

新 书 架

史记今注(全四册)

《史记》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其中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 3000 多年的历史,其中包括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。《史记今注》完整保留今本《史记》全本,廓清真伪,并附录《史记断限与残缺补窜考辨》集中说明。本书前身是 1990 年初版的《史记今本新注》,此次对全书做了修订与改造,不仅纠正了前身的许多错误,还改正了中华点校本中的一些错误。现简体横排,加以注释,供广大读者、学者参考。

凤凰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,(汉)司马迁撰;张大可注,定价 238 元